

彭学军散文

阅读美文·写作范本

真的

很

天

真



了了 剪纸

二十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真的很天真 / 彭学军 著. --南昌: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2012.9

(彭学军散文)

ISBN 978-7-5391-7596-6

I. ①真… II. ①彭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47429号

真的很天真 / 彭学军 著

责任编辑

魏钢强

装帧设计

插 画 了 了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-10,000册

开 本 889×1300 1/32

印 张 3.75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7596-6

定 价 16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阅读美文·写作范本
彭学军散文

真的

很

天

真



了了 剪纸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正写着这些文字的时候,春光一天比一天明丽了。

花坛里并不经心栽下的葡萄,长出了如同某种动物触须一样的卷曲的绿藤;一只小鸟,居然从墙壁上留着通空调管线的小洞钻了进来,在房间里欢叫着飞舞……

春天给了我许多美好的感觉,我把这些感觉写进去,努力芬芳着文字,并企盼着,有几缕芬芳能潜入你的心灵。

彭学军



阅读美文·写作范本

中国作协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评语

ISBN 978-7-5391-7596-6



9 787539 175966 >

定价:16.00 元

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

彭学军散文(共2册)

部分作品曾于2006年结集出版

人 选

国家“十五”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

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

首届“三个一百”原创出版工程

荣 获

中国儿童文学最高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

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

真的 很天真



彭学军 著
了了 剪纸



目 录

有个女孩叫毛驼	10
我是不是坏孩子	18
夹在书本里的记忆	27
一篮鲜枣	35
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女孩	44
会跳舞的第六根手指	49
亮起一盏灯	54
美丽的古文	60
水灵灵的凤凰	68
西藏片段	79
绿皮车	88
听见马赛港在歌唱	95
不如归去	101
没有真情实感是很可怕的事	114



生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？就像是破土而出的植物吧，无论是细细的一株，还是擎着两片小小的叶子，都有着碧绿的底色。

有个女孩叫毛驼

常常地，别人以为彭学军是个男的，待一见面，大跌眼镜——啊呀！原来彭学军是女的，长得还……嘿，我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美女，至少，不难看吧。

本来，心里一直埋怨父母，怎么给一个女孩取这么硬邦邦的名字，完全不搭调嘛，也太没文化了。后来发现，居然还有这样的喜剧效果，也就释然了。

不过，小时候，没有人叫我彭学军，都叫我毛驼。据说是因为我生下来头发特别多，又黑又亮，湘西人把头发很好的婴儿叫毛



驼——忘了说了,我出生在湘西的吉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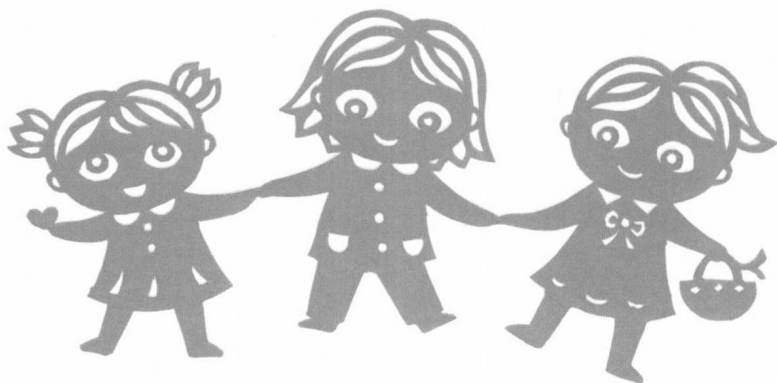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,我有了两个妹妹。大妹妹小名叫老扁,因为她生下来就超级乖,不吵不闹,整天安安静静地睡着,把后脑勺睡得扁平一块。小妹妹小名叫三三。



现在,三姐妹好得不得了,但小时候关系却比较糟。特别是我和老扁,因为年龄只相差一岁多,我又太强势、太霸道,蛮不讲理,以大欺小,常收拾得她哇哇叫。老扁哇哇叫了,三三也跟着叫——多半是吓得,三三小我六岁呢,我一般不欺负她,否则太不仁道了。

她们常常会哇哇叫到爸爸回来,因为爸爸一回来就该轮到她哇哇叫了——爸爸会找来竹条一把拽过我





不由分说地请我吃“竹笋炒肉”，等我“吃”完了才问：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打架？其实并不是每次都是我的错，老扁也有真正欠扁的时候。可爸爸说：不管你有没有道理，你是姐姐，欺负妹妹就是你不对。

没有天理哦！“我、我又不愿当姐，谁……谁让你们先生我？”我委屈至极，抽泣着嘟哝了一句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爸爸瞪着我。

“她说她又不愿当姐，谁让你们先生她。”老扁立马伶牙俐齿地告状——你说她是不是欠扁？

小时候，挨打在我是家常便饭，因为我实在太皮了。我老早就学会了游泳，是偷着跟一帮野孩子在一条水沟里学会的；有一回和同学打架，我站在桌上，把装垃圾的撮箕扣在人家的头上；还爬到邻居家的阁楼上，



偷了些破铜烂铁卖了换零食吃……这个毛驼还真是欠扁哦。不过,被扁得最厉害的,是因为一场电影。

那时,我们跟随父母下放到凤凰附近的小镇——“下放”就是把城里人安置到农村去。我父母都是老师,为什么下放,那个时候我也弄不明白,只知道他们很忙,白天晚上地开会。而且妈妈还不跟我们在一起,她在另一个镇上,三三被寄养到凤凰城里的一个婆婆家。一家五口人分了三个地方。

一天,吃晚饭的时候,我听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,拉乌今晚有电影。已经有人呼朋引伴地相约着要去看。

我对老扁说,我要去。

老扁提醒我:“爸说了,晚上待在家里,哪里也不许去。”

我说:“爸说了今晚不回来,只要你不告状,回来我讲给你听,你要敢告我……”

我恩威并施,老扁噤了声。

吃了晚饭,我跟随着看电影的队伍出发了。

拉乌离我们住的小镇有七八里的山路,那里有驻军,一两个月会放一次电影。等我们赶到时,电影已经



开始了,是一部看了N次的打日本鬼子的老片子,但我没有丝毫抱怨。那时看电影是一件很难的事,电影对我有着无穷的吸引力,无论什么片子,也无论看了多少回,我都能把它当做一部我最爱看的新片子,看得津津有味。

电影是在晒谷坪上放,晒谷坪周边是低矮的土坡。我们来迟了,就坐在土坡上看,居高临下,倒也看得蛮清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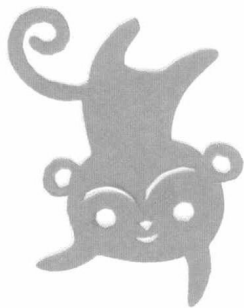
看到日本鬼子进了八路军的包围圈,全场正敛声屏气地等着八路军拉响地雷、炸得鬼子人仰马翻时,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,那声音在叫一个名字。我僵直地坐着,傻掉了。

是爸爸的声音,他在叫:“彭学军!”

记忆中,好像爸爸是第一次连名带姓地叫我,他不是叫“毛驼”,是在叫“彭学军”,我愣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,彭学军就是毛驼,毛驼就是彭学军。明白了这个后,我开始发抖。

爸爸的呼喊一声紧一声,我知道躲不过去了,颤抖着声音应了一句。爸爸没听见,继续喊,我不得不站了起来。





好像只有一秒钟的工夫,爸爸好像学了轻功一样飘到了我面前。不知怎么一来,地心引力就对我失去了作用,我的双脚就踩不到地了。我被拎了起来——后来,我几乎就是这样脚尖点地被拎了回去。

这回,爸爸倒没有请我吃“竹笋炒肉”,他罚我跪搓衣板——这是我受到的最重的一次惩罚,因为我让爸爸着实吓得不轻,我那时才七八岁,他是怕我走丢了哦。

事实证明,我是不记打的,有一回,我还真走丢了。

九岁那年,父母带着我们第一次回长沙老家。一天姑姑带着我们去动物园,我对老虎哦斑马哦孔雀哦长颈鹿哦兴趣都不太大,唯对猴子情有独钟,特别是一只小猴子,又调皮又娇憨又聪明,我的眼睛像是粘到了它身上……最后,我是被硬拽着离开了动物园。

可我的魂被那只小猴子勾走了,回到家,吵闹不止,还要去看猴子。妈妈被我吵得烦了,就丢给我几毛钱

